獨學廬餘稿

獨學廬餘稿

目錄

獨學廬餘稿

東吳石韞玉著

嫡庶論

古今亡國敗家之事人人知誤於小人而不知誤於君子者正復不少嘗觀有明中葉以後而不禁喟然太息也當神宗之御宇也歷年最久其季年鄭妃最有寵所生子福王駸駸乎有奪嫡之勢維時衆正盈廷所以羽翼太子者無所不至防鄭氏作奸催福王分藩去國爭梃擊之獄爭妖書之獄凡以爲太子也及神宗崩太子

即位甫及三月漁於色而喪其身夫福王雖未必能賢而光宗之不肖則有徵矣然則立嫡不立庶之説其可執耶光宗既歿熹宗尚在沖年楊大洪等奪太子於選侍之手扶掖而立之未幾而客魏用事群小人輔之以助其虐紀綱大亂向之所謂正人君子者無不横被蜚語遭其毒手而熹宗尸位若罔聞知如是者七年國脉已壞人心已變及莊烈繼統而事勢已不可為矣假使光宗初崩時早援信王而立之則無客魏之禍明之亡或不至若是之速也蓋莊烈雖

不足為賢聖之君然其優於熹宗也不待智者而辨之矣然則立長不立幼之說亦不可執也因而思殷周之間事紂之未立也太史執簡而爭之乃紂立而殷亡設使其時舍嫡立庶以微子繼帝乙之統殷未必亡而周未必興也以此與明事相證則諸君子之過又何所辭然則身為大臣者當國事危疑之際將何術以處此曰不惟其嫡不惟其長惟其賢

河漕論

河漕二事實為東南大計古今論者皆曰治河

兼治漕此書生耳食之論夫治河以治漕乃指先代之漕而言非所論於今日也明以前東南之漕既由清江岀口必遡黃河逆流而上七百里至韓莊然後入非運河故黃河因漕而治也自明時開通皂河漕艘由此而入而所行黃河不及三百里矣自康熙間開通中河而漕艘可以截流而渡矣今日由運口達楊莊不過十里所仗黃水浮送之力甚屬有限安用費此無窮之力哉近歲黃水常患其強淮水常患其弱不得已而為引黃濟運之法而運河常受倒灌之

患又不得已而為倒塘之法築壩折壩工費無窮運河日見淤墊此其計愈變愈拙而淮民歲受昬墊之苦不可勝言矣此治河之無策也至於漕蘇松嘉湖四府歲賦當天下之半近歲旗丁藉口於過淮之難津貼之外更求津貼牧令無此多藏則必轉取諸民編户歲賦或加至一倍有餘區區窮黎何能堪此卒之為牧令者處脂膏而不能自潤徒竭百姓有盡之精力以填旗丁無涯之欲壑繼長增高靡有底止此真官民交困之時也不及今早籌變計必有噬臍之

患其變計將如之何考古今漕政其法屢變惟轉般之法行之最久先代淮安臨清德州皆有倉厰自蔡京定直運之法古法遂廢今亦不必盡復古制但改為南北分運於淮安地方擇高爽之區分建倉厰五六千間令江南江西浙江三省州縣應運之米徑解淮安由漕運總督驗收歸倉其運費即由州縣於應解漕項銀內酌扣若干充用其餘仍解總漕衙門存貯散給旗丁以充運通之用每歲丁船回空至黃河而止停船河干受兌由淮安至通州不過二千餘里

四個月可以往還轉運既速而旗丁雖刁悍斷不敢向總漕需索陋規如此則官民之累皆除而河淮二水分行省三閘三壩啓閉無窮之費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蓋禹之舊跡淮本入江自漢季陳登築高堰截淮東行而淮始竟達於海其後宋時河奪淮口淮水無地可容百般為患今若順淮水入江之性與河分路而行河自河淮自淮不必問其清黃強弱則淮治而河亦治河治而漕亦治矣所謂一舉而三善者此也至兩湖距淮安較遠運送為難考其米數不

及二十萬石莫若改徵折色或交總漕衙門採買解通或徑解京採買皆無甚關係不待多籌者也

夫婦有別解

或問夫婦有別其義云何予應之曰善如爾之問也禮所云夫婦有別者匪曰夫與婦當如何有別也以為男子各有其婦女子各有其夫截然如此疆彼界之不可越此之謂夫婦有別至於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一有夫婦之名則同牢而食合巹而酳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古人云閨

房之內事有甚於畫眉者而何別之有若夫曲
禮所云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毋指
凡人言之非所論於夫婦故經文言男女不言
夫婦其義可知也原夫太古之初天開地闢而
人生焉其生也不知其何所從而來也芸芸之
衆但與蜎飛蠕動者自生自息於天壤之間未
有宮室露處焉而已未有衣裳裸逐焉而已未
有伉儷野合焉而已有聖人作定爲婚姻之制
名之曰夫婦而族姓以分由是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幼有所長老有所養

三綱五常垂之萬世而不可易故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之謂也漢時諸侯王有禽獸行則削其職奪其地誠惡其男女無別同乎禽獸之行也今四裔之人有父死而妻其後母者矣有兄弟數人共一妻者矣習俗相沿恬不為怪又其甚者以其妻女侍奉喇嘛以為榮彼豈獨無人心乎胡為乎甘蹈禽獸之行而不知耻也良由其人未聞中國聖人之敎故安於習俗而不悟其非耳然則夫婦有別一語其所關係於

世道人心不綦重哉

與潘公子論文書

昨蒙惠示大稿弟紬繹數過仰見老世臺識解高超訓詞醇正業已升古作者之堂而將入其室矣老世臺既以古人自命弟亦不敢以世俗貴介公子相待卷中諸公評賛已繁似無須弟再著重儓之語則姑以弟一已之管見言之古文一事弟弱冠之年即有志于此今將六十春秋矣此中甘苦約略能言先輩論古文有唐宋八大家之說其實卓然自立者不過韓蘇歐陽

三家耳就此三家中又有分別昌黎之文雄深雅健其才固出乎衆人之上然立言往往有不合乎中道者如原道為集中第一篇大文章而開手博愛為仁一句便錯孔子言仁不一端或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或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夫豈博愛之謂其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此止可指變風變雅而言非風雅之正軌篇中又云咎陶禹在唐虞為善鳴者夫禹皐身逢堯舜之主都俞一堂有何不平之鳴耶至於其詩亦有不愜於鄙意者如羑里

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讀者或嘉其立言有體寔則似是而非也嘗讀大雅之詩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又曰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又曰顛沛之揭其所述紂之無道若言之惟恐不盡若此詩雖非文王所作亦係周召諸公擬議之詞蓋事君有犯而無隱古人之直道如是豈有天王聖明之說耶若文王真以紂為聖明則為不明若明知紂之不善而姑謂之聖明則為不誠不明與不誠皆非聖人所當出又韓公石鼓歌云孔子西行不

到秦撫拾星宿遺義娥豈詩三百篇皆不過衆星之類必如石鼓之辭始為日月經天之文耶此皆但顧尊題而忘其輕重之分量所謂以詞害義者也又其文一則曰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夫揚雄者朱子綱目所斥為莽大夫者也有何可傳之道而乃與孔孟並稱耶一則曰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彼墨翟者孟子所斥為無父之人而距之惟恐不力者也安得與孔子同年而語乎昌黎又嘗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今日論定昌黎果可躋於

顏曾閔冉之列乎大言不慙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矣鄙人不喜韓文之意如此惟高明以為何如至於歐陽子之文不矜才不使氣粹然儒者之言試讀其文集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疵而不可得夫豈他人所能及耶坡公之文其神俊處似孟子其超妙處似莊周則固得力於二書然往往信其筆之所至雜以游戲三昧之語不若六一之文之謹嚴矣即如所作韓文公祠堂碑有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夫昌黎諫迎佛骨謂之詆佛可矣謂之譏君王君王

豈可譏耶若君王而可譏也則烏臺詩獄坡公
咎由自取而非无妄之災矣且昌黎潮州之謫
乃觸人主之怒不得已而行乃曰要觀南海窺
衡湘豈昌黎先有南行之願而後上此表耶必
不然矣六一集中無此等語也再讀大集有論
詩一篇曰詩以道性情此百世不刊之論愚請
更申一說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則詩者
王者之迹所存也作詩者常存一王者之迹於
胸則其詩與世道人心遂有關係夫世道人心
不過善惡二途詩人之言亦不過美刺二端但

使所美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所刺者可以懲
艾人之逸志後世讀其詩者可以論其世而知
其人此詩乃不虛作者耳杜詩所以獨冠古今
者職此之故然愚於杜詩尚有一二小小不滿
意處亦因其言大而夸杜老生平每喜自命為
皋夔稷契後世或信或否姑勿深論即如以諸
葛武侯為伯仲之間見伊呂此語武侯未必受
也武侯一生以管仲樂毅自比未嘗自命為王
佐也其隆中對曰伯業可成未嘗以王業許先
主也其以曹操為不可與爭鋒其以孫權為可

與為援而不可圖三分之局早有成竹在胸非
如韓杜二公大言欺世者可比有子曰信近於
義言可復也武侯有焉人必如武侯之自知分
量然後可以無言不踐若韓公若杜公自命太
高難乎免於後人之非笑耳弟少年同學惟與
王君惕甫放言高論以為常自惕甫長逝弟絕
口不談文久矣今見老世臺有志斯文故傾倒
其胸中之所欲言以貢於左右然亦不足為外
人道也

考之禮小學在四郊古者先王制禮將使鄉人子弟咸服習詩書之澤明禮教而崇信義俾夫秀良能為士者皆由小子以至於成人誠盛典也曩時吾鄉有六門義學凡貧家子弟均得入學讀書乾隆間有太守雅公名雅爾哈善歸併義學改作平江書院而六門之學遂廢夫書院之設意非不美也然必成學之士始能入院肄業童穉不與焉則書院不如義學作人之廣明矣然義學即不廢亦僅僅惠及於東隣西舍而家居稍遠者勢不能來學則培養所及亦屬無

幾此安槎徐君桂馨閣之義塾所由設也閣嘗
繹其規條積衆善姓所捐之金存貯塾中公局
凡鄉人子弟貧而無力從師者報名於塾每節
由局代致束脩之資仍由本家自行擇師春秋
二仲月初三日集衆子弟考課之讀書者驗其
書之生熟作文者課其文之優劣優者奬之不
率教者罰之或子弟不能讀書而習他業亦聽
其父兄自行擇師而助其費可謂法良意美矣
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若徐君者真能視
他人子弟如其子弟多方教育以至於成人可

不謂難哉因撰此記以示鄉人今巡撫程公榜其堂曰有教無類郡守李公亦榜其堂曰存心養性是賢大夫樂道人之善者也例皆得書

金氏頤園記

金君履白婁東之髦士也讀書積學工於詩其生平孝弟睦婣敦行不怠嘗以宗祠未立自視闕然道光辛巳之歲購得城南黃氏小山堂故址築室安主以為祖宗棲神之所又拓其旁地作小園疊石為山引泉為池一竹一石必親為相度而經營之園有老桂數十株連蜷蟠鬱因

仍其舊名曰小山有故宗伯孫公岳頒之題字存焉中有虛堂取晦堂禪師與山谷老人問答之義名之曰無隱山館疊石爲岡曰仙人巖有峯昂然突出曰小獅峰池水一泓澄鮮深碧池上有磯可以濯足可以垂釣取莊生之語名之曰知魚磯其他若軒若舫若橋若洞曰檻者曰圃者曰榭者皆暎帶左右足以助視聽之娱總名之曰娱暉小墅先生既歸道山哲似蕖鄰司訓踵其舊迹而修葺之徵記於予吾聞先生之始創斯園也縣大夫林君龍光過而落之榜曰

頤園予因思夫頤之時義大矣哉禮曰百年曰期頤頤也者養也謂人生天地之間以百年為期然必善自養而後能至斯期也易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蓋養之為義非飲食宴樂之謂必也優游乎道德之途饜飫乎詩書之澤以此自養亦以此養人然後能守貞而逢吉也今蔡鄰能讀父書以敦厚退讓教其子孫斯協乎以善養人之義而紹承家法庶幾斯人與斯園皆不朽也是為記

靈巖山崇報寺舍利壇記

吳城之西四十里而近有山曰靈巖其山四旁無岡巒相接歸然特立於霄霓之表山之巔有井二冬夏水常滿其深不可測洵天地之奥區山川之靈府也山上有窣波畐舊藏佛舍利二顆明神宗二十二年雷火自塔心出塔中材木皆成灰燼而舍利一顆僅存寺僧收而藏之匱外人不得見也道光壬辰寺僧數修心懷數定等檢點故藏獲一木函舍利在焉有湘洲居士顧君沅謀所以奉安而供養之者乃絡以金絲綴以銀鐘護以琉璃之匣其明年三月主僧達

墉于大殿之東建舍利壇而尊藏之啓道場七晝夜其舍利六時轉動放大光明五色雲氣現于山頂海衆觀者人人殊相皆歡喜贊歎以為不可思議吾嘗考舍利之所由來昔者釋迦文佛滅度于雙樹下自以三昧火荼毗其身有舍利無算有阿育王運其神力一夕造成八萬四千塔散布十方世界一塔一舍利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今他處不可考惟在鄞縣阿育王祠者最顯於世余往歲為四明之遊嘗兩至祠中初次見舍利大如蓮實黄金色又有白金一綫

緣其上二次見一金荷葉如錢大彼時曾作頌紀其事今来觀靈巖舍利則如一大櫻桃其色正赤其光閃爍不定則與阿育王祠舍利同夫佛自滅度至今將三千年而靈異昭著若此夫豈偶然耶余因思夫道之在天下也三教同原乃今天竺之俗不能習中國聖人之書而釋教轉流行於中國者所謂固天縱之將聖非人力所能迎距也或者不察乃欲著言說以闢之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即今靈山聖跡近在咫尺自遭鬱攸之刦歷二百餘年至今始顯豈非時

節因緣自有定數天寔為之耶凡夫何幸覯此
勝因爰識其緣起以示方来

觀世音菩薩銅像靈應記

道光壬辰之歲自夏徂秋雨澤愆期大田龜坼
百官有司禱於山川雷雨之祠靡神不舉罔有
感應顧子湘洲告余曰光福虎山寺有觀世音
銅像一尊自宋元明以来禱雨祈晴無不靈感
余因言於中丞林公公即於七月二十五日遣
官迎像至郡奉安於天宮寺衆官焚香致敬三
日而雨初一日又雨至初五日大雨滂沱一晝

夜四鄉霑足溝澮皆盈田禾有欣欣向榮之意
歲事轉歉為豐百姓踴躍歡聲徧於四野其像
既寅餞歸山而衆情思慕無已彼寺中别有摹
刻一石顧子乃拓本裝潢懸諸天宮丈室以慰
在城海衆隨喜之願予因考諸志乘此像自趙
宋康定元年出於土中時方大旱禱之而應及
元至正間淫雨為災禱之亦應明宣德間大旱
禱之又應皆刻石紀載信而有徵則斯像之有
感即應非偶然也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旱乾水溢民將無食菩薩以無邊法力救災恤

愳成此不可思議功德其護國佑民爲何如邪崇飾其廟貌虔脩其香火國家禮亦宜之因著此記以示邦人

玉涵堂詩序

昔南北朝之時士人最重門第所謂南都王謝北地崔盧其才人俊士布滿巖廊非縉紳子弟獨賢也蓋其生長高明之家習聞父兄之訓目濡耳染其文章經濟自有表異於凡民者也吾蘇自泰伯開疆端委而治其子孫以吳爲姓歷今三千年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良士名臣後先

相望南中族望莫與比倫明時有吳子孝係尚
書一鵬之子由翰林起家官至湖廣參議夫其
紹承家學蔚為國華文章馴雅模楷士林學者
私謚為貞毅先生則其見重於當時可徵矣所
為詩有玉涵堂集十卷當時鏤板行世久而失
傳今其十世孫錫祺搜訪遺編重付剞劂索予
為序予讀其詩和平爾雅藹藹有吉人之風當
北地信陵標榜爭鳴之日而能愔愔大雅不惑
於時趨可謂豪傑之士矣錫祺能誦先人之清
芬不使淹沒而無聞亦可謂不忘其祖者也爰

濡筆爲之序

藍小詹詩序

傳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宣聖之言也蓋士人學古入官必文武兼資而後可充卿大夫之選非是則弗濟也藍君小詹武林貴介子也向時與予同官山左識其人然予不久罷去雖知之而未盡其用後嘉慶十八年君方宰單父滑臺有警君鼓厲士民登城守陴賊縱奸人入境將糾衆爲内應君廉知之擒獻幕府上官以爲職所當然未曾報功於朝

天子知其才而錄其勞擢為膠州牧昔人所謂文武兼資者君庶幾近之近歲君官成歸里適令子子青来宰吳君就養子舍予因得時時與之過從暇日君出其平生所為詩裒然成集問序于予予讀其詩慷慨激昂者有之風流旖旎者有之不名一家而自成一家言合古風人之遺意予因歎向日知君不深而又幸君之出入風雅我生尚及親見之也君又審音識曲於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皆能探其源流辨其體要每徵歌廣場輒聆絲竹與肉之音而顧其誤夫詩

與樂相爲表裏者也詩本性情而樂乃性情所發越於聲容之閒者如君殆聖門所謂興於詩而成於樂者歟予不揣耄荒竊援哲笒之義以一言弁其簡端

汪節安詩序

今皇帝龍飛之歲詔求天下孝廉方正之士封疆大吏采訪其人余因舉汪子節安以應其選汪子不願筮仕

朝廷授以六品散官榮其身人之稱斯舉也以爲名實相副當是時余與汪子尚未識面也葢

取諸鄉邦衆議云爾汪子謂余能知人惠然肯
來偕士相見之禮從此晦明風雨賞奇文而析
疑義以文字締交者十年道光辛卯汪子歸道
山令子獻珣等欲編緝遺集而汪子生平不自
收拾散軼已多蒐羅歷四年之久始得詩若干
首都為一集將付梓人而問序於余余因受而
讀之知其祖禰六朝近法貞元長慶諸賢含茹
古今出入風雅粹然一家之言余嘗觀近世詩
人每喜取法於唐之韓宋之蘇盤空硬語競出
新奇而緣情之義微矣此先正所謂有韻之文

非詩也又有好矜腹笥之富者不問所詠何物所賦何事輒引經据典臚陳滿紙娓娓不休六朝人謂陸士衡常患才多即此類也今汪子之詩醇而不肆要而不煩言婉而多風深有得於風人溫柔敦厚之旨而不墮滄海橫流之習吾知其傳於世而行遠無疑也

松月山莊詩鈔序

予在乾隆嘉慶閒宦游四方嘗徧歷禹貢九州之境於山則見岱華衡嵩於水則涉江淮河漢所至攬其扶輿結構之奇都邑衣冠之盛物產

之瑋異風俗之繁昌未嘗不心焉志之發爲歌詩及事過境遷都成陳迹然自解組歸田至今二十五載每一迴想當年身歷之境輒依依不舍常縈於心目之間頃山陰陸君子敏過我出其所著松月山莊詩鈔四卷見示并索序言予受而讀之觀其游歷所至蹤跡半天下而所作於秦蜀尤多其所歷之境皆余昔日所歷之境也劍閣夔門之險予昔日所登臨而攬其形勝者也武侯之祠杜老之草堂予昔日所徘徊瞻顧而不能去者也文翁之石室司馬長卿之琴

臺予昔日所訪求遺跡而不可得者也今於君詩一一見之此如天際故人契濶日久一旦歡然相接握手道故其歡喜欣幸當復何如吾聞古之詩人常得江山之助故杜詩以入蜀而奇蘇詩以渡海而勝君以華年英妙之才而所游歷若此宜其出入風雅成一家之言與古人俱不朽也爰濡筆而為之序

復社姓名錄序

古來國之將亡必先有黨人之禍如漢之黨錮也唐之清流也北宋有姦黨之碑南宋有偽學

之禁當時皆小人與君子爲讎而諸君子同被小人之害蓋薰蕕不可同器而氷炭勢不相容陰長則陽消古今一轍至明季復社尤其大章明較著者也初天啟閒忠憲高公講學於東林書院一時學者皆從之游魏璫執國命欲盡其類鋤而去之其時望風希旨者至造爲東林點將錄將爲一網打盡之計夫魏璫庸奴安知東林爲何物其所以與之爲讎者乃貪位慕祿之衆小人嗾之也及崇禎朝而復社之獄興復社者太倉張溥爲之主溥以高門華胄文學傾動

一時其始不過二三友朋以文相會而四方好名之士雲集響應若水赴壑當其大會於虎邱聚至二千五百餘人之多其氣燄薰灼亦已甚矣時相温體仁因其子之不能入社也將興大獄幸當時有阻之者乃免而皖人阮大鋮者以魏黨削籍遁跡南京貴池吳應箕草成留都防亂揭以申討大鋮之罪同社諸子皆附和之大鋮切齒焉而無可如何也俄焉思陵殉社稷福王建國於南京馬士英執政乃引大鋮為本兵大鋮遂復理復社之獄若周鑣周鍾皆以莫須

有之事罹棄市之禍諸君子亦幾幾不免幸我

朝大兵南下福王出犇而其獄始解嘗聞孔子

云君子羣而不黨而孟子亦以處士橫議為戒

士大夫立身行道但奉身無過之地自不為當

世所僇辱何必命疇嘯侶標榜鳴高令奸人側

目而自取殺身之禍哉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讀此錄者無忘明哲保身之訓斯可矣

江陰石氏族譜序

吾宗石氏得姓最古春秋時已散見於諸侯之

國漢唐及宋代有聞人今在丹陽者以宋學士

曼卿先生為始祖丹陽之族有三支一閔村一棣棠一花園至今合譜歲時享祀來會於邑中宗祠焉其分在江陰一支則學士之五世孫輝司教如皐因家焉後其子景術邦彥兄弟自如皐遷江陰又歷三世有季昭者出贅於溥渚馬氏遂為溥渚始祖其後亦分三支以華河岸為前分郁家橋為西分太湖莊驀溪為東分此江陰石氏分合之源流也予姓既繁與丹陽相隔杳遠遂自成一譜不復合於丹陽之譜禮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支分則派別

勢所不得不然夫亦猶行古之道也今宗人雲青雲會弟兄自滹渚来吳門以修譜告而索序於余惟余高祖智遠公明季甲乙之際以國變出家子孫移居吳門歷今已一百八十餘年雖知家本丹陽系出學士之後而於丹陽宗人已不能歲時通問脩行葦之誼何有於江陰分支然自葉尋根無非一本收族所以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禮在則然斯義不敢忘也因如命而為之序

宋人謝希孟有言自遜抗機雲而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此雖出於一時嬉笑之言然古今秀靈之氣實有鍾於婦人女子者若鍾氏所輯名媛詩歸一書臚列姓名班班可考也張生伯冶弱冠從予游迄今三十五年其詩才畫筆妙絕一時其室人錢氏守璞字蓮因以詠絮之才簪花之筆工詩詞善翰墨鴻案相莊更唱迭和古人所稱嘉耦無以過之予嘗論古來才女若朱淑真有其才而無其耦若李易安有其耦而無其命若葉小鸞有其慧而

無其福令蓮因既抱雋才又逢嘉耦此時從夫子之官粵西從此江山助美翟茀增華文齊福齊實有古今閨閣中所禱祀以求而不可必得者於其將行出其所著詩詞問序於予因濡筆為此序即以餞其行

金氏楷體正蒙序

先正有言讀書必先識字然而識字甚難古文之流傳在世莫古於夏王岣嶁碑然此碑歷三代秦漢六朝絕無一人知者至李唐中葉始出其真偽不可知諸家釋文亦各有異同則識猶

不識也自揚子雲好爲奇字後代因之若汗簡若龍龕手鑑等書其字皆怪怪奇奇不適於用由是考文之士不得已而歸於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近代操觚家翕然宗之然許氏之書亦有不可盡信者如劉爲卯金刀剛卯金刀之禁載在王莽傳而許氏乃改劉作鐂董卓時有千里草之謠董字明明从艸从重而許氏乃改董作蕫此其謬皆顯而易見者然則識字豈易言哉今山陰金氏作楷體正棠一書凡八卷首曰偏旁通例次曰從今三曰别俗四曰正誤五曰

辨異六曰通用七曰備考八曰雜說蓋博取古今人之說而折其衷不離許氏之說而又補許氏之所未備苦心孤詣誠小學之津梁也豈止童蒙誦習而已哉夫古文變篆籒篆籒變八分八分變楷點畫結構已離其宗而由委溯源因葉尋根尚可索考而得其梗概否則蔡中郎之碑識者譏其豐豊不分顏魯公署名世且謂其不識眞字其他如以對為對以洛為雒又出於世主一時私衷襲謬承訛其所由來者久矣識字不甚難哉

重刻詩韻含英序

自吳興沈氏定平上去入四聲而韻學以興後世操觚家奉之如金科玉律雖然韻學非易言也詩三百篇有天籟自然之音楚詞漢樂府尚可與之印証迨六朝以後古音盡失其傳今試言其一二如壽字从竹則為籌入尤韻從水則為濤入蕭韻不知古時壽字何音也孚字从草則為莩入虞韻从水則為浮入尤韻从火則為烰入蕭韻不知古時孚字何音也推此而言不可悉數不知其音何韻之有然萬物以適於用

者為貴則韻書亦功令之所準則也唐時用廣
韻宋時用切韻明時用正韻皆一代功令所頒
今世所用韻書則以
佩文齋所定之韻為宗平上去入定為一百六
部由是詩賦家守之若鴻溝之不可越
聖祖朝曾命儒臣輯成佩文韻府一書援引百
家之書因韻求字因字求藻雖儉腹之人皆能
由委而得源
聖主作人之意所以嘉惠藝林者誠古今所希
有而山陰劉豹君約之為詩韻含英將以資初

地學人掞藻摛華之助往者士大夫家塾中必置一册今歲久原刻糢糊吳生志恭重付剞劂又以南昌彭文勤公所輯詩韻異同辨列諸簡端俾學者展卷了然不致誤讀雌霓謬呼伏獵其好人所好之盛心良足嘉尚頃請序於余因書此以引其端

吳郡名賢補遺序

嘗曠觀古今人雖王侯將相當時則榮没則已焉惟忠孝節廉之士其名常存於天壤之間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若是乎名亦聖

賢所甚重也安化陶公撫吳時曾於滄浪亭建吳郡名賢祠取顧氏所藏諸賢遺像鐫諸石彙於一堂春秋享祀誠盛舉矣然此外賢而無像者亦不少其人諸同志復搜羅載籍其姓名可考者又得五百九十六人彙為一冊附於前所鐫諸賢之後俾世之人因其姓名稽其事跡頑廉懦立聞者莫不興起焉未必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也因濡筆為之序

圓妙觀志序

道教之興權輿於柱史孔子訪之既見而有猶

龍之歎則其為教固與吾儒同源而異委者也唐有天下自以為李氏精苗遂尊老子為元元皇帝若禮經所謂所自出之祖由是宮觀徧天下迨宋眞宗託天書之瑞特建玉清昭應宮以崇奉香火而其教益大行凡卿相歸休者必提舉宮觀以示不棄故舊之誼然則道教之重於世其來久矣闔閭城之中有圓妙觀肇始於典午咸寧法門香火歷今一千五百餘年誠東南一大道場也而載紀闕如世人無所稽考顧子湘洲今之好事者志在表章文獻蒐羅志乘積

有歲年著成圓妙觀志一書共十三卷遺文軼事小大畢載俾稽古者了然心目之間誠盛舉也吾因而有感焉古今来帝王卿相當其得志時無不窮臺榭陂池之勝以自娛乃不一轉瞬而蕩為灰燼鞠為茂草其大者若秦之阿房隋之迷樓下而至於石之金谷李之平泉皆是也惟浮屠與老子之宫雖歷滄桑之變而不廢其果何修而得此哉蓋彼皆私為一人所有而此則公諸十方海衆而無常主以此見獨樂不若與衆其勢然也而况真靈所憑常有鬼神呵護

乎若圓妙觀一區嘉慶閒大殿燬於雷道光初三門燬於火吾鄉士大夫皆集衆力而脩建之以還舊觀亦可以悟彼教之所以長存而不廢非無故也因序斯志而并及之

沈氏四種傳奇序

紅心詞客傳奇四種亡友沈䕒漁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名起鳳字桐威別號䕒漁工於詞故自號紅心詞客少以名家子博學工文章乾隆戊子科舉於鄉年纔二十有八累赴春官不第抑鬱無聊輒以感憤牢愁之思寄諸詞曲所製不

下三四十種當其時風行於大江南北梨園子
弟登其門而求者踵相接歲在庚子甲辰
高廟南巡凡揚州鹽政蘇杭織造所備迎
鑾供御大戲皆出自先生手筆顧生平著作不
自收拾晚年以選人客死都門叢殘遺草悉化
灰燼予歸田後追念古歡訪求數十年僅得其
紅心詞一卷業已壽諸梓人矣頃復得此傳奇
四種歡喜無量夫傳奇雖小道其所由來者遠
矣蓋古詩三百皆可被之管絃乃一變而為楚
人之騷再變而為漢人之樂府三變而為唐人

之詩四變而為宋人之詞五變而為金元人之曲其體屢變而不窮其實皆古詩之流也先生博極羣書若出其胸中所蘊蓄作為文章自可成一家之言既不遇於時則所有芬芳悱惻之言一切寓諸樂府俾世之觀者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雖謂其詞有合乎興觀羣怨之旨可也予故登諸梨棗與當世好事者共賞之譬諸管中之豹窺見一斑而已

張廸民詩集後序

往予於乾隆己酉之歲計偕下第留京夏課寄

居宣武門外松筠精舍與張子廸民近在比鄰晨夕過從修苔岑之好維時江西劉君金門西蜀張君船山皆以公車在京意氣相投無間也其後二十年中宦轍分馳忽離忽合金門嘗謂人曰予測交吳人甚夥所至死不變者惟張廸民與石執如兩人耳嘉慶中予與廸民先後歸田結社吟詩無旬日不相見見必清談移晷廸民好佛書精通禪理嘗云世人沈溺於名利之場皆因我相存於心耳予曰公止此一語已得金剛三昧又述蓮池大師之言曰世人宦與濃

則去官時難過生趣濃則去世時難過故常以放下二字懸於座右旨哉斯言其平生所存可知矣往有人問舡山作詩法舡山曰且讀佛書或徵其說曰讀佛書則識解自超人未有識解不超而能詩者也以此語印証廸民之詩乃得其髓矣今二三故人皆歸道山惟予一老頽然尚存收拾茂陵遺書此後死者之責也舡山之詩予久授諸梓而行世矣頃編校金門之集甫竣事適廸民之令子光熊持其遺集屬余校定因爲删繁就簡裒成一編而題數語於卷尾以

歸之

方親母陳夫人壽敘

嘗聞古来賢士大夫出身事主委贄升朝勛業著於當時聲名傳於後世固由德行才藝有以超越凡庸然當其馳驅王事夙夜在公之時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則所以贊佽之以底於成者蓋亦頼有內德之助焉維我親家有堂方伯少年抱磊落英多之才負光明特立之操乾隆已酉歲以選士起家仕於蜀其時西路適有廓爾喀之役大府覘公才即以戎務相屬事竣敘勞

補梁山令嘉慶初蜀中白蓮教妖人作亂公督
率兵勇保障一方又勸民間築塞團練為堅壁
清野之計梁山士民倚公若長城
天子知公名屢詔褒嘉遷忠州刺史又遷寧遠
太守公始終未離梁山也尋夔州闕守其地治
戎方亟大府選擇難其人遂移公守夔未幾有
旨擢建昌道大府又以夔無替人留公於夔直
至軍務全竣然後去當公之守夔也予方守渝
與公締交於戎馬之間傾蓋如故申以昏姻余
以少女許字公之第四子由是以范張之交而

結朱陳之好故於公家世德之長內政之善事無鉅細無不盡知焉公之德配陳夫人賢似孟光才如荀灌與公鴻案相莊歷三十春秋旁無姬侍仰事俯育之任皆以一身肩之其事姑以孝其訓子以嚴當公在梁山時戎馬在郊風鶴之警日聞夫人從容靜鎮不動聲色籌糗糧以備軍儲傾筐篋以募戰士公時時率衆赴軍前夫人常居守焉及公由柏府而晉薇垣屢拜恩命事繁任劇不暇顧及私家夫人則偸以成公之廉勤以匡公之所不及有無黽勉內政肅

然及公歸道山後夫人移家歸止金陵督課諸子悉本於公義方之教令諸郎君以次成立或以才猷從政或以文章發科濟濟一門紹家聲而著時譽悉由慈闈之善教有以玉成之也道光甲午孟春之月恭逢夫人設悅良辰子若孫製錦稱觴詩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此風人之義也予髫年不克遠涉江湖登堂稱慶爰製斯文以申純嘏之祝是為序

婁江送行圖序

竹香何公之治元和也歷兩政矣慈惠宜民風

雅愛士凡在帲幪內者固已歌祝之道光壬辰七月將解元和之篆而往治松江之川沙夫良吏有善政其遷也固宜然士民沐浴膏澤日久不無依依之思爰屬常熟蔣生繪婁江送行圖以申朱邑桐鄉之愛而索余為之序予維作吏之難古有成言而尤難者莫如縣令國家賦稅有常經催科不如額則考功之吏執功令以議其後追呼稍亟則閭閻謗讟隨之此治賦之難也盜賊之竊發也無蹤緝之嚴不免捕風捉影而人情以為擾緝而不獲又曰捕務廢弛此治

盜之難也百姓鼠牙雀角情僞萬端聽訟者急則鄰於草率緩則多所波累嚴則近於酷寬則又慮其養奸此治獄之難也今公之爲政也不虐煢獨不畏高明故豪門右族或有後言而白屋之民頌其慈惠公善聽訟而意常主於息訟奸人造無情之詞以嘗聽輒不行或兩造集於庭公反覆勸諭之訟者往往感而不終訟此不矜察察之明而黎庶陰受其福者也歲辛卯江淮並漲洚水成災流民避水麕聚於吳門大府籌所以安全之者公昌言曰此不可擾及閶

閭也官當先為收養由是衆謀僉同分置其人於僧寺道觀禁止勿游於市每人日給錢二十俾謀食其後紳士有力者亦羣起而助之窮黎免於溝壑論者以吳門荒政為最善實公為之倡也歲值賓興公擇士之秀良者助其資斧俾就試其愛士又如此嗚呼予嘗觀古今之為吏者矣不汲汲於利即汲汲於名汲汲於利雖庸人亦知其不可矣汲汲於名必至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故為谿刻之行不近人情之事以取悦於一時耳目而其流弊有甚於嗜利者蓋嗜利

之害在一時官去則害除沽名釣譽之弊流毒於後来無已時也我公為政不與人爭利亦不與人爭名事至而應之常有從容暇豫之致其亦異乎世之俗吏而巧宦者與予耄年伏處不與聞人間事而惜別懷賢情有不能自已者故於此卷發之非敢納交於父母之官也聊託於庶人之議云爾

吳中畫派册題詞

顧子湘洲集有明以來名人所畫扇面二百二十六家裝為十册編以十幹題曰吳中畫派册

而索予一言余維世間一切事皆有淵源畫之有派亦猶禪之有宗也昔達摩祖師始入中國卓錫嵩山無所為宗也其後南能北秀頓漸分宗而曹溪傳佛衣鉢故南宗獨盛畫家自六朝以至唐宋大率北人居多至元時四大家開山水一派其人皆生於吳會振起南宗沿及有明以至於今而吳中畫派之盛遂甲於天下此湘洲表章吳中畫派之所由来也古人用團扇閣亦以書畫渲染之有明永樂中高麗聚頭扇始入中國今湘洲所集皆聚頭扇之面故斷自明

人而元以前無聞焉非闕也前此所未有也嗚呼繪事一小道耳而其淵源必有所從來況讀書談道之士而自我作古可乎哉湘洲向時曾集吳地名賢像又集吳郡文編桑梓敬恭之誼可為盛矣茲又集是册俾吳中畫家能事藉此不朽非深心大力其孰能之

朱節婦割股記跋

夫割股以療親疾昔賢不以為孝何則先王制禮敦庸行而不尚奇節毀傷父母遺體以求不可知之感應於天非先王教人之術也至於夫

婦一倫尤非父母可比雖然婦人以夫為天夫死則為之服斬衰三年則其尊與父母同矣彼人子之割股以療其親者寔由於至性所發而非以博孝子之名則婦人之割股以療其夫者亦由至情所結而非以博賢媛之名其心但知有夫而不知有身君子矜之與烈婦殉夫者同論可也

智永千字文跋

此文梁人周興嗣所撰中云閏餘成歲律呂調陽二語極工褚登善歐陽詢本釋藏真所書數

本皆同智永忽改為律名調陽不知律呂二字與閏餘作對本極工閏者閏位餘者餘分係二事六律為陽六呂為陰亦二事今智永改呂為名殆誤認餘為虛字耳豈知大餘小餘之數載在漢書律志有明文邪世人不讀漢書有歎智永改本之工者故致辨於此

倪貞簡先生傳

倪君元坦字醒吾江南華亭人也系出元高士雲林先生之後自高曾祖父以來世傳清德鄉里稱為善士君生有至性弱不好弄六歲入小

學讀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塾師講明其義君即欣欣然有喜色蓋志在聖賢之學其天性然也稍長取朱子小學近思録等書録成巾箱小册晨夕覼覧一意以端人正士自厲既而習科舉之業其文以先正為宗不屑揣摩時尚先後學使皆賞識之試必高等由附生補增補廩以至貢入成均然君視科名得失澹如也惟取宋明以来儒先語録潛心玩索身體而力行之既而得關中二曲李氏之書而讀之豁然貫通盡掃門戶異同之說因其書不甚為世所

知乃節録四卷名二曲集要梓而行之維時當世薦紳先生號為端人正士者若湯公金釗莫公晉蔡公瀛皆徵取其書分布士林以昌明身心性命之學君少有咯血疾偶用心太過即怔忡不安因依朱子調息法静坐以養其性而其病霍然其後終身行之遂康强無疾道光甲午君年七十有九精力若少壯神明不衰是歲夏秋間飲食少減八月朔忽呼子若孫而告之曰吾年暮氣血已盡今雖無甚疾苦而神與形將分離矣越十日而病至二十八日口授一詩命

孫志恩就榻前録出洋洋洒洒二百言所言皆其一生學行得力之處録畢自閲言笑如常及夜遽然長逝君於老莊二書皆有注解發明其義蓋平生得力於此故於死生去來之際超然若委蛻云

論曰昔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而有猶龍之歎知聖賢之學固有心心相印者也至於後世言仁義者宗孔氏言清靜者宗老氏而儒與道分矣其後言尊德性者宗陸子言道問學者宗朱子而儒與儒又分矣近世士子言經術者宗服

鄭言性理者宗程朱而經學與理學又分矣夫道若大路然同條而共貫者也豈有他歧哉貞簡先生強學力行則孔氏忠恕一貫之旨也靜坐調息則老氏致虛守靜之說也而總之歸於脩身踐行非禮勿為則萬法歸一三教同原矣古之人所為脩學好古實事求是者先生殆其人與

王椒畦家傳

王君學浩字孟養別號椒畦先世係太倉望族高祖賓始遷崑山曾祖益祖晉墳父國華道素

相承代傳儒業君生六歲而孤母氏朱鞠育以至於成人時陳進士嘉炎友教吳門君受業於門下故學有根柢所為文章一守先民矩矱不以俗尚移其心年二十二入崑山縣學冠其曹乾隆丙午舉於鄉出故相朱文正公之門是科以鄉黨過位二節命題舊解頗有異同文正主歙人江氏之說以升堂為路寢之堂君文適符其說因是鍼芥相投焉以此見君之學有淵源也累赴春官不第都門大人先生爭羅致之初館於王給諫鍾健家繼移主於周侍郎興岱侍

郎視學廣東三年君在幕府襄其事公明之譽滿粵東寔惟君之助及其歸也運河道策丹延主兗州書院講席魯邦人文蔚然振興晚年以母老不遠遊吳門劉氏延之課子君館於劉最久劉氏二子皆學成有聲庠序間君文藝之餘游藝繪事山水宗王侍郎原祁花卉遠法徐熙不規規於形似而別饒瀟洒出塵之致君家有易畫軒蓋嘗為人作畫十幅其人即為築精舍三楹以報之軒以易畫為名志其實也其畫為人矜重如此君奉母至孝母壽至九十有四而

終君年亦七十四矣尚依依如嬰兒之戀其母
地方有司以君母節孝聞於大府請旌如令綽
楔標於閭人子事親至是可以無憾而君顧欿
然若不足也君居鄉束修自好嘗以嘉言善行
表率其鄉人修崑新兩縣合志建節孝祠設義
學立敦善堂收埋道路無主之屍凡諸善舉皆
君為之倡君又善長桑之術醫門多疾唾手奏
功其歿也非有所疾苦是夕危坐榻閒忽命設
二尊於几注酒其中未及飲而逝其時乃道光
壬辰三月十七日也春秋七十有九予與君締

交四十六年知君最深故敘其崖略爲立小傳藏於家

韓聽秋家傳

君諱崧字峻維又字聽秋江蘇元和人韓氏先後兩宗伯以文章勳業垂名當世遂爲吳中望族君生而穎異少承尊甫樂餘先生庭訓與令弟尚書葑同負盛名一時有二陸雙丁之目年二十受故侍郎謝金圃先生之知入學裒然舉首二十八癸卯科鄉試謝公復來主考文端戴公副之君舉於鄉偕計入都維時尚書先以選

士觀政秋曹樂餘翁亦就養京邸君遂攜孥以從父子兄弟歡聚一堂者有年時有　禮親王聞君才名延置賓館教授世子又充　國史館謄錄長編告成議敘以知縣用既而尚書公觀察高廉迎樂餘翁入粵君六試春官不第又丁母憂遂南歸歷為大府賓客偶患目疾為庸醫所誤遽失明君於是謝絕世緣皈心淨業如是者三十年清修弗懈君積學工文章尤長於詩有水明樓集若干卷昔齊梁閒琅邪王氏人人有集當世以為美談今樂餘翁及君與尚書各

有專集行於世論者僉曰江左青箱之業復見於今茲也君學佛弗克繙繹經論則專修淨土之業一意西歸收視返聽性海自發光明嘗自題齋額作擘窠書甚瑰偉殆昌黎所云盲於目而不盲於心者歟晚年自號知守老人道光乙未七月既望偶示維摩之疾自知將化口占辭世詩一百字以示性命圭旨儵然長逝知君自得者深矣余與君締交六十年知君最深因敘其生平崖略存諸家乘云

王南章家傳

君諱文瑞字南章又字輯庭江蘇上海人自祖考以來皆勤儉治生世守清德君生一歲而孤母張太宜人食貧守節藉十指紡績之力拚擋衣食極鞠育之勞君少習賨綯之業業雖微然選材必精所制特堅韌耐久杭海者爭購之家稍給則結伴汎海販魚鱻繼而自造海船往來燕齊閩越遷有無誠信孚於人生財有道中歲遂成素封之家當先大夫之棄諸孤也君尚在襁褓念母氏之劬勞凡所以致孝乎偏親者無所不至當其存也築詠宜堂於城南以為潔養

之地凡事先意承志婉容愉色務得母之歡心而後已及其沒也建宗祠以妥其靈綽楔旌門又敘其節孝事跡繪成十二圖鐫諸樂石嵌於祠壁以示後人維時邑中人議建節孝總坊君曰吾愛我母凡諸節婦皆與我母同守苦節者也於此不致吾情烏乎致吾情遂獨任其事擇地於學宮之西而營建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庶幾焉君自以生長寒門一生以儉約自處然於鄉邦公事見義必為道光三年汝水成災君輸資助賑大府告於

朝議敘得九品散官銜五年有司籌辦海運君以自造海艘應役復敘勞晉七品銜其他如脩城垣築浦東石路以濟行人歲荒則收養流民遇事率先不惜於財終身如一日子壽康幼年入塾君告其師曰身不讀書兒輩應執何業惟先生主之及壽康入學君亦不以為喜累舉不第君亦不以為戚曰讀書人要在明理而已科名得失有命存焉其達觀又如此君卒於道光乙未之歲春秋七十有二孫子壽康持狀來因為著此傳俾藏於家

論曰禮云素富貴行乎富貴所謂行乎富貴者非席豐履厚自誇豪舉之謂必能分人以財德施而普然後爲保家之主令王君居室不驕不侈而於濟人利物樂輸不倦殆老氏所云愈以與人己愈有愈以讓人己愈多者歟善人是富微斯人吾誰與歸

述夢

余同年生李公賡芸由進士起家縣令官至福建布政使生平清白自勵在閩忽有屬員訐其得賄蓋公承造營船匠人需工價甚急公家人

倉卒無以應向縣中暫借三百金應用一時未及還而知縣罷官故有此蜚語也維時閩督汪志伊閩撫王兆蘭二人素忌公清名必欲文致其獄公憤極自縊死

仁宗知之褫汪王二人之職而雪公之寃閩人素愛公衆醵金為公立祠春秋祭享余一夕夢公投剌剌書年愚弟李賡芸拜余夢中亦知其已故詢其來延之入座相對若平生娓娓述其被謗之由余勸之曰公之受病在一貪字李愕然變色余曰公素以清官自命而吾忽謂公貪

公必不服然公亦嘗記司馬温公之言乎汲汲於名者由汲汲於利也公惟貪清官之名而人將以贓罪誣公故公因貪生嗔遂致自戕其身公此後生天則已若再入輪廻為人第一戒貪嗔二字勿忘吾言公默然不動余曰所言已盡公可行矣公亦不動余叱曰命汝去則當去癡坐奚為李忽顛蹶仆於地化為一蛇修二尺許黄質黑章蜿蜒於地余急呼家人屬曰此李大人不可傷損可藏之於匱而薶之遂遽然而覺細思此夢甚奇夫世人以一朝之忿藴於八識

田中化成毒物未可知也此未可盡視為妖夢
因述其異筆之於書

往予在西川奉威勤公徵入幕府所
草奏牘盈千皆未存稿頃於敝篋中
得此數紙附録於文集之後聊見雪鴻
一爪云尒獨學老人自序